

草原風雲

(一)

童世璋

川康江湖豪俠行

舊照片上的大恩人

『這張古董照片上，歪戴着銅盆呢帽的那一個，不是四川灌縣青城山的江句貴，外號賽孟嘗，名揚松茂草原的江大爺嗎？』

『對頭，就是江大爺嘛！你哪個認得？這張照片保存起好久好久。』

『記得當年在成都青羊宮初次見面，少城公園喝過茶，後來我到灌縣去遊玩，他是地頭蛇，引導我遊覽各處名勝，像哈子都江堰、二郎廟、天師洞、安爛索橋、古玉壘關都要交了。自古道：青城天下幽，一草一木，都好似含有哲學意味，令你估不透他，要得硬是安得兒逸。』

『江大爺怎麼樣？』

『江大爺爲人四海，招待朋友很熱呼，幾乎熱得叫人受不住；不過我對他的印象並不太好，他做人「水」（不可靠）兮兮，說話做事像個牌（音安）神，（垂起袖管，調皮搗蛋，好吃懶做的游民。）而且喜歡幽人（幽默而含有損人之意）。

『不對頭，江大爺一丁點兒不水，硬是要得

，他是我們家的恩人，也是天下奇人，我家信奉得很。』

最近到臺北，我陪同親戚訪問一位四川籍從香港來臺的石老太太，她年已六十多歲，精神如同少年，鄉音甚濃：我們都用成都口音談話，——其中惟有我的不及格。

抗戰八年，以渝蓉爲中心的四川話形成第二國語，四川生長的孩子們，到臺灣來以後，依然會說四川話，影響到臺灣出生的弟妹們，甚至他們的一部份臺灣籍老師也會說點四川話。談起來注入了一種魂牽夢縈的感情，有說不出的親切。

那天我學着成都腔，指指壁上懸掛着一張泛了黃色的古董照片說道：『讓我再看清楚江大爺。』事實上，凝望許久了，一並排正襟危坐裝模作樣的四川大爺型人物中，獨有他——江大爺昂兒郎當地歪倒起，斜戴着一頂古典式的西洋銅盆帽，披上一件圍花緞子馬褂，却又不扣齊鈕扣，嬉皮笑臉地滿滑稽，與其他大爺們嚴肅正經之狀頗不調和，然而他極突出，宛似跳出照相框子，如見其人，如聞其聲，不折不扣便是江大爺。我因問：『他怎麼會是府上的恩人呢？他把我的

個好朋友整慘了。』

石老太太用一口道地的成都腔說：『說來話長，讓我慢慢擺給你兩位聽，說他是我家人絕不虛假，他硬是當得起。我先要請教你雜個（怎樣）認識他？現在有沒有消息？如果有的話，那就好了，我要重報他的恩典，你先生快講嘛！』

她好着急，我祇好將結識江大爺的經過先告訴她，並且首先申明：『說來也是話長，雖說那小子見過幾次面，祇是泛泛之交，後來沒有任何消息。』就這樣，我們的龍門陣就擺開了。

飛機迷航迫降苗區

那是抗戰勝利之前，民國三十二年秋，我在成都外南空軍司令部服務。那時節，美國軍援飛機駝峯而來，我軍裝備更新。一天，我空軍一架C-47空運機，從成都鳳凰山機場飛赴蘭州途中不幸失蹤（航線是直飛蘭州，抑是先飛漢中轉天水再航蘭州，已不復記憶），判斷可能在松（潘）理（番）、茂（茂縣）山區或西康雅安地區迷航撞山失事，飛機爲雲所封。空軍曾經派出多架

次飛機沿着航線搜尋，並嚴令西康雅安機場分站偵察，均無所獲。

記得我曾乘坐一架飛機臨空察看，從成都平原起飛，標高僅五百公尺，憑窗俯瞰，印入眼簾的眞所謂『沃野千里』美不勝收。經越灌縣附近的空中看到了一幅巨大的水利工程圖。秦昭襄王之時，蜀太守李冰父子便在灌縣附近建築都江堰，由此分流，成數十渠，灌溉成都平原。我當時想：成都平原在距今二千二百多年前，便已有這樣的水利系統，自古以來物產豐饒，人口稠密，使我們明瞭了先人的建設精神和藝術，一時感嘆無已。待到飛近大雪山及松潘高原，則山頭皚皚白雪，景色蒼涼，浮天浪排雲海，引人懷然，松理茂山區崇山峻嶺，萬峯拔地而起，白雲似一道道橫鋪着的瀑布，浩瀚奔騰，流動不已。在松茂草地上空，偶然發現一兩個雲洞，祇見下面蒼蒼鬱鬱，深沉如海；盤旋多時，不見一人、一物、一獸，深感天地之大，山川之廣，更自覺渺滄海之一粟；迫使我們這一頭孤鶴，嘯然雲上，悽悽、切切、迷迷、離離，心頭益爲沉重，更以空氣稀薄，令人難耐（○—○飛機尚無供氧氣設備），自來水筆會自動噴射墨水，襯衫染色，如是祇好返航覆命。

隔了許久，從灌縣傳出外來一個消息，據說有一個販賣藥材的周老漢對人講起：『大概是半年以前，有一架掛着青天白日大徽章，比大鵬鳥還大的飛機兒，在松、理、茂三縣中間爬樓梯（指高山），不曉得爲啥子原因，飛機害毛病，屁股裏放烟火，大肚子裏跳出來幾頂白花的萬民傘

，傘底下掛着飛機師大爺，硬是不幸呀，不落到漢人地區受紳糧們的招待，偏偏落在番子（彝人和藏番）的地壩頭，被那龜兒子黑骨頭（生番）收去作奴隸了；我託人想花五十塊光洋去贖，龜兒子硬是不肯賣；聽說飛機師大爺一天儘在砍柴挑水，做苦活路，還吃不飽、穿不暖，都折磨得祇剩幾根瘦骨頭了，好不傷慘！』

四川鄉下人，一般能說會道，長於擺龍門陣，此番經過輾轉傳敘，加油添醬，更是活龍活現。這架失蹤飛機正駕駛員姚少校（空軍官校四期）的夫人聽到消息，欣喜若狂，抱着莫大的希望，請求司令部派人進入深山探訪，帶着重禮重金去把他們贖回來。司令部袍澤情深，自然照辦，結果選中了許文武擔任這份工作。

贖人任務結識袍哥

在那個年代，外省人初到四川，被土生土長的四川人稱爲腳底下人，初期並不能水乳交融，後來才感情交流而融爲一體。此次對象不同，要進入人跡稀少，而種族複雜，彝人藏人漢人雜處之草地，任務頗不輕鬆；先決條件要能把言語拿順，環境弄好，所以選中了這一位熟悉袍哥社會的老許充任。

老許受命之後，先經成都外北一位舵把子——與漢都督招討家后堂口山主之介，拿着交付的一塊破瓦片，沿着消息來源來到灌縣，才結識了江句貴江大爺；乃以灌縣爲據點，展開他渺渺茫茫的任務。

灌縣，是成都平原的西北屏障，水利起點，以及通達松理茂懋汶各閉塞之縣的孔道。藥材市場甚大，由松茂草地運出的羊毛、羊皮、野牲皮及藥材等，都在灌縣成莊，而由各地運入的茶、布疋、乾菜、銅鐵工具等，也以它爲集散市場；同時形成山區內外的口語情報傳播中心，所以選取灌縣爲工作據點，並將江大爺請到成都共商大計。

在成都外西青羊宮的茶舖裏，（成都的茶館眞多，約有兩千多家，爲人羣生活之樞紐。）因許文武兄之介，我見到了這位江句貴大爺。

他，就是照片上那付滿不在乎，却又力能翻雲覆雨的禪神式的風采。初見面，便使人感到非常警扭，你的香菸就是他的香菸，你的金錢就是他的鈔票，你的打火機他只借去打一下便揣進了口袋，一切不分家，他使你防不勝防。更突出的是他的言論，在那抗日戰爭的生死關頭，他偏偏發出意想不到的高論。

他說：『打日本人沒來頭個，小意思，箇箇單單，沒啥利害，不必勞動中央軍，祇要我們川軍開上前線，齊心協力肯打仗就關火了。你哥子莫道川軍不能打國仗，我來唱一個王銘章給你聽，如果川軍將領個個像王銘章，那日本矮人有啥子可怕？格老子王銘章硬是要得！』那時他說着說着，突然大叫一聲！『么師（茶房）拿付金錢板來！』不一會兒，他就劈劈啪啪地唱了起來：『各位大哥莫鬧嚷，聽我來唱一段王銘章，王將軍是我們四川省一員大勇將，教練士兵有板又有方。他的福體雖然有點像那成都的王胖鴨（

成都西御西街有王胖鴨，味肥美，遠近馳名。走起路來却比士兵脚桿長；談起殺敵打國仗（打國仗者，以別四川之打內仗也。）好比那打牙祭喝盃酥肉湯（油炸後之肉燙湯）。……軍士們一個個摩拳又擦掌，大刀磨得亮晶晶。日軍一來就開火，殺得敵人腦袋光。固守滕縣九天九夜好不勁仗，任何人來都要「盡」，王將軍指揮在城頭上，挨了幾大炮，他還不倒樁。士兵勸他下城去休養，他反罵士兵出言狂，尺寸寸地不肯讓，誓與滕縣共存亡。可惜一員天兵將，為國犧牲死戰場。忠骸搬回四川來安葬，蔣委員長在漢口祭奠哭一場，親題四字真漂亮，金光閃爍「民族之光」。……好男兒都該學這樣，長留青榜照耀四方。人生三十不怕把命喪，祇怕死後名不揚。虛生一世才叫冤枉，死肉一沓只好煨爛湯！」

他唱完了，豪放地縱聲大笑：「各位大哥，兄弟當年在成都府打爛仗的時候，也會賣過唱，各位聽到，要不要得？」

「要得要得！」「硬是够味啲！」茶客么師們亂吼起來，他更高興，隨口說道：「今天機會難得，各位客官的茶錢小兄弟一起開了，望祈大家伙賞個金面。」

堂口上一個包着白頭帕的么師向老許探明，便領先高呼：「各位客官的茶錢，江大爺統統會了，謝江大爺！」（這爺字拖得很長，有板有韻，我覺得這份氣派，就已值回茶價了。）

「謝啦！謝啦！」眾茶客紛紛響應，更增漲了孟嘗會友的氣氛。

有一個茶客却站起來表示客氣，他大聲說道

：「茶錢不收——我的！」

又有一個也嚷起來：「茶錢——我的不收！」

么師只當沒聽見，但此起彼落，頗為玄妙精采。江大爺躊躇滿志地坐下去，滿面紅光，洋洋自得，搖得竹椅子吱吱地叫。可是，到結果我看他一個大錢也沒掏出來，仍是許文武會了滿堂的賬。

江大爺對於神聖的抗日戰爭獨持謬論，使我很不開心，便質問他：「日本人要亡我國，侵略我大好河山，你怎麼說抗日無關緊要？怎麼說打日本兵沒來頭？這是啥子道理？」

江大爺痛話霉老二

江大爺仍是那付滿不在乎的神氣：「兄弟生長在川北，不會下過川東，出過三峽，留學上海，連日本兵是啥子樣子都沒打過照面，叫兄弟胡個提得起抗日的興趣？」

許文武插嘴道：「你剛才唱的一段金錢板，不是對抗日的行情很有門道嗎？」

「不是得（的）！」江大爺老實地說：「這一段「聽我唱一段王銘章」又不是我做的，是成都五老七賢之輩——五個燒火老，七個討人嫌，吃飽飯，抽足了鴉片，沒得事幹，寫出來給我們唱唱要要的；你哥子要曉得，不能親眼看見，親身受過日本兵的惡行，那就沒有法子透徹了解抗日的道理！兄弟有一個毛病，向來不肯人云亦云。」

這個理由很特別，我因問道：「難道說在這

世界上還有比日本人更殘暴、更兇惡、更想亡我國滅我種的嗎？」

「你哥子真是少見多怪嘛！」他答覆得滿輕鬆。

「還有什麼人更獐惡呢？倒要向你請教請教。」老許和我一樣在頭頂上長了問號。

他理直氣壯地講：「你們少見多怪，所見不廣；世界上就有這種不是人的人，比惡魔更兇，他們殺人成性，一天不殺人，就活得不安逸。在敵地川北，所謂「萬人坑」，到處都有，那年頭真殺得血流成河，山川變色，日月無光。你兩位生長在洞天福地，吃一碗乾飯長大，朗個曉得？我是親眼看見、親耳聽到，從死人堆裏爬出來的，所以我有我的證據，不是亂開黃腔。」

他說到這裏，我有些明白了，老許仍繼續追問：「是啥子人嘛？我不信。」

「是霉老二！」他咬牙切齒地大叫。

「祇聽說棒老二（土匪），沒有霉老二！」老許說。

「棒老二簡單，要錢不要人；霉老二要錢又要人命，還要絕你的子孫。霉老二就是共產黨呀！民國二十一年，霉老二的頭目徐向前和劉伯誠，趁那時候四川鬧家務（按係四川軍閥之內戰），通南巴一帶（俗稱小川北）防務空虛，霉老二就爬過大巴山進了四川，後來擴展到十多個縣，到處殺人放火，所以我說，不鬧家務，家就不會敗。那時節成都重慶有錢的神糧販得「益益」叫，都想出川避難，從成渝匯錢到上海，滙費高漲到百分之五、六十。霉老二流竄到的地方，老百

姓真可憐，殺人如麻，川北一帶添了成千成萬的無頭鬼，壯丁都被裹脅精光，死裏逃生的像我孤老漢也是萬分可憐，難民三四百萬，離鄉背井，沒吃沒穿，火線邊連草根樹皮都挖光，你說傷慘不傷慘！」

他竟說得聲淚俱下，又道：『像我兄弟，祇當過地方上的排首。啥子叫排首？縣政府規定十家為排，每一排設置排首一人，由各家輪流充當。照霉老二的法條：排首殺無赦。你哥子想想，那家子沒有排首？那家子還有命活？我沒見過日本兵，但是我想：不見得手段會有這樣毒辣，這樣失去人性。因此之故呀，我說抗日比較簡單，抗霉老二比較繁雜。我相信這個道理沒有錯。』

計畫進入松茂草地

我猛然發現，江大爺之禪神姿態業已不在，變成了一個孤臣孽子之狀，頗使聽者動容。

江大爺滿面愁容地又對許文武說：『你哥子過幾天要進入松茂草地，就會曉得大川北老百姓的苦楚。川北的山比成都的石板板還多，交通很不方便，有些處所的山，真高得駭壞人，這一山與那一山，叫喚起來聽得見，可是來來往往却要一天半天，上山幾十里，下山幾十里，像這樣的閉塞，老百姓的生活真苦到住（苦到極點）。從民國十年以來，軍頭們苛捐雜稅，完糧完到民國幾十年；生在水裏，長在火裏；想不到民國二十一年起二十四、五年，又逃不掉霉老二的浩劫，到今天還沒恢復元氣，真是比狗不如呀！霉老二的可怕，是高山擋不住它，大川阻不了它；惟

有人心築成的城牆，才可以抵抗它。我江句貴說的這幾句話跟別的話不同，別的都是開黃腔，這些話却有憑有據，所以我恨透了霉老二，自然比對不會照過面的日本兵恨得利害。巴不得有朝一日，把它千刀萬剮，消我心頭之恨，報我全家之仇！」

我看江句貴說到這裏，氣宇昂然，與平日之禪神江大爺判若兩人，使人另眼相看。今天我在臺灣極力回憶他這一段話，深感句句可貴，可圈可點。

『江大爺，真是那麼慘，日子難得過嗎？』那時許文武爲他此行之艱困而疑懼，接着又問：『草地裏可有啥子好處沒有？』

江大爺的表情變化極快，說哭就哭，說笑就笑，又回復到他那禪神派：『有啦！抽鴉片硬是安得兒逸，川北是通青海西康山道運來的西土，烟灰少，而且可以回爐，與雲土號稱爲中國最好的烟土。川北抽鴉片太普遍，多到使人聽了不相信，我舉一個例：宣漢縣有一個豐城場，住戶祇有一百零幾家，可是開烟館的却有八十多家。自然喇，這場上的人十個有九個是抱烟槍的，就連小娃兒一從母胎下地，就非得給他吹烟氣不可，因爲在娘胎就有這個好胎教，否則就養不活，你看這種殘兵敗將，這樣的好種，朝個抵抗霉老二？』

老許打斷他的話：『我一口不沾。』

『那不得行！你哥子這一回任務特殊，比到成都市（介紹人集中區）僱人要麻煩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非得應酬應酬不可！不然就開罪

人，交不到朋友，也就達成不了任務，你老兄一切都要聽我安排，千萬不可固執，否則我兄弟就無能爲力了。』江大爺這一番話，說得老許直伸舌頭，不知如何應付，才能適應這個禪神。

這一次聚會，談話雖多，結論却少，也可以說是毫無計劃。分手以後，他倆便到灌縣活動去了。

工作之初，據說毫無發展。有一天，許文武獨自溜回成都對我們說：『沒得辦法，消息天天有，却一個都不牢靠。排天每日上茶館，廢話講了一籊筐，就是不關火。江大爺水兮兮，說東說西，一時像愛國英雄，一時像流氓禪神，令我不可捉摸，我要打退堂鼓了！而且真要進入草地的話，我做不來「沾天不沾地」的搢子，那吃不消。』（所謂『沾天不沾地』，即是四川邊遠地區的負販，因爲道路險阻，不挑擔子而用背負。背負宜於山道，每人所負重量，平均祇六、七十斤，太重就走不遠，還有背着人走的。背上之支柱，叫做『背夾子』，另有小杖一根，行路時作杖用，休息時就用以支持背上所負的物件，站起來像一隻鼎。）

我和同事們勸他繼續進行，有始有終，以慰失蹤者家屬的殷切期望，即使做到山窮水盡，也得讓她們慢慢得知情況，不宜來得太猛，操之過急。

他接受了這意見，邀我同到灌縣去玩了兩天，請江大爺嚮導，遊覽城西三十里地的青城，探望『天下第五洞天』，全山林木蔚茂，綠蔭如海，既雄且奇，更秀麗不可方物，美景無窮，江大

翁風情也如畫；然而除了旅行和擺龍門陣之外，別無所獲。和江大爺談話中，感到他對壽老二的新消息甚多，更有獨特見解；可是對於抗日，對於營救失蹤者，仍是馬馬虎虎，滿不在乎。我的印象是：其人也，可以說是既雄且奇，唯獨拆爛污。

許文武無可奈何地留在灌縣繼續活動，並且另闢途徑，向地方政府交涉，請其加緊檢查。

許文武呆在灌縣旅館長房間裏等候鄒老漢的消息——據江大爺報告，姓鄒不姓周；可是他又進草地收藥材去了，必得候他回來。雖然旅館的設備比『鷄鳴早看天』高明甚多，然而鄒老漢杳無消息，江大爺又時常飛得無影無蹤，守株待兔也很無聊。

一天，老許正在睡午覺，江大爺忽然與沖沖地跑來，大聲嚷着：『今日我起了個大絕早來告訴你，有路子了，松茂草地跑出一個熟番子名叫卜卜，他確實看到飛機的骨頭，也看到飛機師大爺在趕犂牛，（番人區產犂牛有諺：『春肥秋瘦冬餓死』，是形容犂牛的生活狀況，犂牛如此，則農奴之苦可知。）找到他一問就着，不必等老迷糊鄒老漢了，快走，我們去吃盃慶祝酒，慶祝成功。』

『那卜卜在那裏？』老許喜不自勝，以為近在咫尺。

『等個三天、五天、十天、半個月準會來灌縣販羊皮，保險你大功告成，先喝兩口潤潤嗓子，這兩天窮得莫奈何。』江大爺的嘴巴直朝空氣啜吸。

老許無法，祇好陪他上館子。灌縣菜館，酒菜豐富，江大爺儘情點菜，還吃到了穿山甲和別的山珍，大快朵頤。土話說：『金彭（縣名）銀灌』，可見灌縣之富饒。綿竹大糶，飲罷三巡，江大爺的譜兒來了，縱聲大叫：『么師！四川的酒喝膩了，開一罐貴州的茅臺來！』他又說：『今天這拾酒，祇得我們兩塊（成都人叫人的單位曰塊），要多拾幾塊來，才够意思。』但老許心中有事，阻止住了。

酒酣憶述川北剿共

江大爺微醺之後，意興飛揚，正經事不談，却道出他的往事和感慨：

『老大哥，我從小就不是塊好料，生長在小江北，家道也可算是小紳糧，從小調皮搗蛋，不知天高地厚，除了吃喝嫖賭「編」（似騙），也沒作過別的壞事；可是自從民國二十二年壽老二來到家鄉，殺了我的老漢，殺了我的老婆，殺了我的娃兒，幸虧我機靈，逃出一條狗命！自從遭了壽老二的蹂躪之後，才倒回頭來，希望安份守己，安居樂業，祇是沒得生活的地方，叫我個安份守己？』

『我跑到成都打過一陣子爛仗，沒啥子出息，自從「條」（逃）到灌縣，跑跑松茂草地，結識漢藏苗彝各界人等，平地起青雲，一步登天，沒做過錢糧老三，管事老五，就當起開大爺來了，實在話，也是一個「白袍」。

『當民國二十三年川北剿共的時候，我犧牲一切，支持剿共軍，祇是沒開啥子好花，結下

好戰果。』

老許插嘴說：『川軍背着兩管槍，不肯打硬仗嘛！』

江大爺正色言道：『你哥子祇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川軍，在一般腦門中瞧不起眼，可是一棒呀，弟兄們參加打國仗，便是窮幹苦幹，稱得上雄壯悲壯，川軍遭人家看不起，與可憐可愛的弟兄們無關，責任應該由那些富甲天下，窮奢極慾，討姨婆子（妾）的大軍頭來擔。弟兄伙實在沒啥子話可說。你想，在川軍當一名小卒子，領幾文錢餉？而且欠餉是常事，關餉却是珍聞。』

江大爺頓了頓，接着說：

『在川北剿匪，交通困難，補給不上，十天八天都撈不着一頓飽飯。川北山高氣寒，冰天雪地裏，凍得哇哇叫。一個班沒得幾件棉衣，夜晚放哨，棉軍服裏沒有絮絮，班長早晨起來查哨，才看見哨兵凍僵了，你說傷慘不傷慘？壽老二最初拿花姑娘、白米飯、棉衣服來誘惑，弟兄伙也不願意喪盡天良跟着走，所以壽老二後來恨絕了，抓到就殺。川軍們寧死也拚命打國仗，二十三年七月，五路軍有一連人一天死了四個連長，你說悲壯不悲壯！』

江大爺說到這裏，兩眼發光，深沉地說道：『壽老二是我們中國人的心腹大患，你哥子要明白，日本人祇是跌打外傷、傷風感冒，祇要吃幾付藥貼貼膏藥就開火。到如今，唉！唯我孤老漢在此胡說八道，好不慘然！』說着說着，江大爺借酒興起，放聲高歌，不知是什麼調子，但蒼涼有勁，韻味深沉，他唱道：

『我結識許大哥啊，脫了褲子傾了心喲！老漢為人算得奇，金銀滾來又散盡喲！讀書不多見識廣，一生認得尋老二喲！那時豺狼食人肉，我拿起打狗棒打豺狼啊！仁義豪俠若不知，恍兮兮地偷着活喲！』舉世昏昏半桌虎，慘慘悠悠怎奈何喲！』

許文武那時不太了解江大爺歌中意境，興趣不高，便問道：『你的太婆（妻）呢？』

『翹了辮子了。』

『有沒有小婆子？』

『有，隨處皆是，就地取材，我何必牽着一羣羊擠羊奶喝？呵！你哥子上川北，包有艷福可享，川北的壯丁被尋老二整乾淨了，剩下孤寡寡女多，成都府男子漢追女蜜絲特，川北地有餓慌了的婆娘追男人呀。我看你哥子，不必再傷神了。』江大爺講到此處，想到『有詩為證』，又唱了兩句作為結論：『川北好春色，任君採蜜忙啊！』唱完了大杯喝酒，大塊吃肉，興致發作，又莫名其妙地高唱四句，這四句却不同凡響，他高舉茅臺，亮了亮相，像唱定場詩一般，其詞曰：

『所愛非我力，一切信有微；可嘆天已老，客又有何能？』

唱罷之後，牛飲而盡，他再說：『四川人做的詩多，我是婢學夫人，叫喚幾句，你哥子是真資格的詩人，何不暢飲聯吟，以快胸懷？』

這一席酒，江大爺喝得痛快，結果兩人都醉了，醉人扶醉人，都說沒有醉，抱在一起滿清醒了。老許心想：鬧了半天，慶功酒也喝完了，祇是

對於搜尋的任務，却依然毫無頭緒。

川主場上特殊人物

隔些時，空軍司令部發來電令查詢，老許先回個電報應付應付，深感責任在身，不好交代，便催促江大爺加緊行動。

江大爺回說：『熟番子卜卜又沒得蹤影，乾着急無用，我們非得實地走走不可，就是路上不好走，有土話為證：正二三，雪封山，四五六，泥沒足，七八九，正好走，十冬臘，學狗爬，你哥子如若不會狗爬，得先練習練習，這麼辦，我們明後天先到幾十里地開外的川主場蹺蹺腿吧。』就此一言為定。

過了四五天，江大爺才來帶着老許去拜望川主場，一路上，並不難走；別看江大爺平日恍兮惚兮，上起路來，却健步如飛還不停地吃零食，忙嘴巴，『你在中央，做個啥子委員？』

『祇當過伙食委員。』老許信口作答。

『也要得，你當過參謀沒有？』

『當然。』

『就是參謀長嘛。』

『不是參謀長，是小參謀。』老許更正。

『你哥子不明白，你是中央軍的規矩；川軍裏當過一任副官就叫副官長，當過一次參謀一輩子就是參謀長。』

一路頗不寂寞，遠遠望見前面人烟，江大爺便叫：『川主場到矣！』接着便把四川鄉場的情形加以介紹。

四川的鄉場，是地方政治，農村經濟的中心

，場期分為一四七、二五八、三六九。

在平原地帶，每到一較大的場，先看見廟宇；像禹王宮是湖廣會館，所謂『湖廣填四川』；萬壽宮傳為江西會館；川主廟，傳為四川土著人會館。會館的來源，大概是民族大遷徙的紀念，這川主場祇有一個川主廟。每一個大場上，必不可少的，是茶館、酒店、油房、案桌（肉架子）等等，鐵匠舖一定在拐拐頭，這都是坐賈，趕場的目的是交易，鄉下人趕場，上半年賣東西，下半年買東西，街上人則相反，紳糧趕場，先進茶館。從前的團局，聯保辦公所，以後的鄉公所，設在場上，鄉長就等於一場之主。鄉公所人稀政簡，祇有鄉長一個，除附一名，戶籍員一名，司爺一名，鄉丁兩三名，平常少見他們辦公事，整天泡在茶館裏吃茶，逢到場期，才比較忙碌。至於民間私人糾紛，多半由調解委員會調解，調解委員係場上仕紳，由縣政府加委，糾紛雙方如果是『哥老』，就不必驚動調解會，請『公口上』的大爺、管事評理就解決了。

江大爺特別介紹邊遠小場上的一位特殊人物，他蓬首垢面，衣履不周，生活無着，其任務則兼警察、捕頭、傳達和廣播員，那就是打更匠。江大爺說：『打更匠除了司更守夜以外，凡是外場上的扒兒手小偷，都要先向打更匠報到，准不准下手，打更匠有可否之權。每逢召集鄉會議，或是田賦開徵、捐稅催繳等等，完全由打更匠鳴鑼奉告，喊明白啥子事由，他等於鄉公所的發言人，他發言的效力，就等於正式行公文，老百姓就遵照辦理，沒得話說。』

(未完)